

# 从侗乡归来

□ 廖献红(壮族)

三

离开黎平，我们来到了贵州锦屏的隆里古镇。相传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，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被朝廷谪贬至当时的巫城隆里所。数年间，他为开化蛮荒，教化人民，在隆里建立一所龙标学宫，培植人才，与隆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“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据说，王昌龄的好友李白，得知他被贬为龙标尉的消息后，不顾社会上谤议沸腾，秉笔直抒胸臆，写下这一情真意切的七绝，寄给贬谪远方的王昌龄。

千年过去，这些诗词及历史，都以传闻及旧址的形式浓缩在纪念馆和碑刻中。忽然觉得，千年岁月真不算漫长。此时，吹着我们的北风，也曾吹拂过王昌龄的衣衫，吹拂过李白刚写的诗词，笔墨似乎才干，击节赞叹者却已是千年之后的我们了。还有太多太多的诗人，他们早变成阳光雨露，滋养着后世子孙的精神年轻。

在隆里，同行的文友反复地吟诵着碑刻上的诗句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”。听着听着，猛然间，我又想起了这正是多年前的那个小铁匠曾写下的诗句。莫非，小铁匠认为，跟随老铁匠外出打铁讨生活，也是一种惩罚和贬谪？

在龙标书院旁，有一文庙，供奉着文昌帝君。在我有限的旅行和寻访的古镇中，所踏足过的地方，几乎都有文昌帝君的庙宇和香火。准确地说，凡有读书人的地方，就有文昌帝君。比如，柳州有文昌庙，山西平遥古城也有文昌阁，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庙里安放有文昌祖庭。文人来祭拜文昌帝君，庄严肃穆中还有一种自己的亲切。这是读书人的神，是学子们的神，是中国最有声望、分管所有读书人的文官。所以，每次来到文昌帝君面前，我都是频频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向这一尊偶像致敬。我那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曾教育过我，在山河面前，在圣贤面前，在恩人面前，鞠躬之礼就是千言万语，就是最为得体合适的表达。身体俯仰之间，得了淘洗和提升，不断地弯腰行礼，也让我拾取了一种莫名的力量。如果一生不好好做人，在机遇和挑战面前，你是谁，谁是你，神灵护佑不了你，甚至还有可能造化捉弄你。

从侗乡归来，翻看所拍图片，与家人和朋友分享。珠郎与娘美，捶侗布的侗族大嫂，翘翘街的廖铁匠，隆里古城的文昌帝君。梳理这些见闻时，微信铃声响起，女友来信告之，昔日乡下学校一同事因嗜赌成性，欠下高利贷，不堪重负自走绝路，明日火化。唏嘘不已，惋惜之余，我想起了在隆里的祭拜，想起在神灵面前的允诺，倘若诸神护佑，许我风止雨歇，六畜安静；许我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。

## 【作家简介】

廖献红，女，广西鹿寨人，曾做过乡村教师、新闻记者、政府机关秘书。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柳州市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六届签约作家。有作品刊发于《民族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散文集《鹿城图谱》。



候起，就像眼前这用靛蓝染过多次的侗布，经得住敲打，经得住摧残，经得住奚落，却很少发红，发烫。然而，此时我面前的侗族大嫂，面对我突然的请求，脸红了起来，那是一种源自埋首劳作的羞涩。这久违的红，怎么却让我有了格外的亲切？莫非，害羞也在喧嚣中逐渐褪去，成为一种稀缺的情怀，只能用来缅怀了？

侗族大嫂起身，将木槌递给我，还顺带将刚坐的凳子吹了吹。想必，这是她习惯性动作。将自己坐着的板凳的热气吹走，让后来上坐的人不至于感到不适。我坐到凳子上，学着大嫂的姿势捶打着蓄紫色的侗布。“刹，刹，刹”。木槌捶打过的侗布留下淡淡的槌痕，很快也便消失了。

二

漫步黎平县城的翘翘街，一块“廖铁匠”的招牌映入眼帘。铺子里，一老汉敲敲打打倒腾着一个半成品铝制蒸锅。见有人进来，他抬起头笑眯眯地迎着我的目光。我想起我的祖上。祖父曾说过，我的祖上是广东粤西人，世代以打铁为生，太祖父是当地有名的铁匠。在乾隆清未年间，被派往北上打制刀枪剑，其后人分为贵州、湖南、广西三个支系。百年生死两茫茫。当我第一次行走在翘翘街上，闪出了念想，祖上北迁的路径是否也通过翘街？安顿好马匹，将行李放下之后，眺望着四周苍茫的异土，是否把自己喝得大醉？想必，他们的迁移饱含艰辛、了无诗意，不是难于上青天，而是步步都是朝着地狱里走，甚至每朝前跨出一步，都有从此天涯度余生的命运。

所以，在黎平的翘翘街偶遇“廖铁匠”，很是意外。且不说我有认祖归宗的激灵，但却有一种同宗同族的亲切感。那些久远的故事，于我是抽象的，触不到个人的体力和意志，当然也就无法体会祖上在高温的火炉旁铸剑磨刀的艰辛了。

我不知道，眼前的这位廖铁匠是否也是同宗祖上的后人，抑或是父亲的结拜兄弟的家人？

多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村里来了一对铁匠父子。老铁匠约摸六十岁，小铁匠十六七岁，与我年纪相仿。抡铁锤的手臂肌肉结实有力。初来乍到，他们在村中的文化室旁用油粘布支起简陋厂房，架起火炉。很多年了，村里没有铁匠来过，需要打磨的农具还真不少。一时间，铁匠的生意相当红火。

精于农事，使用农具讲究到苛刻的父亲，成了铁匠铺里的常客。镰刀不够弯，割草不赶工；斧头不够重，劈柴不给力；犁头太过尖，犁架太过短，易伤牛的后脚眼。诸如此类的农具，都得一改进。这下好了，村子里有了铁匠，农具可怎样好使就怎样弄。父亲与铁匠父子熟络起来。铁匠自称来自地处长、黔、桂三省的贵州某县，再深究，竟是太祖父当年被搭救过的村庄。巧合的是铁匠父子也姓廖。不由分说，在父亲和铁匠的内心深处，已将彼此认作自己的远亲了。于是，父亲作出一个决定，将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一间闲置多年的牛栏清理出来，并用石灰水将墙壁刷了一层白。铁匠很乐意搬到那里去打铁。牛栏虽简陋，但总算屋顶有瓦，四面有墙，比起村头的临时厂棚稳固舒适多了。父亲还从家里牵出电线，铁匠铺里亮起了电灯。铁匠父子对父亲感激不尽。

我从学校回家，偶尔也会到铁匠铺里转转。一日，我看见小铁匠在一张旧日历写下两行字：“长安陌上无穷树，唯有垂杨管别离。”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稍稍辨认，这几行小字都是古诗词，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。一直不苟言辞的小铁匠不但识字，还喜

欢念诗，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

铁块在铁锤敲敲打打声中塑造成刀，成斧，成锄的雏形。老铁匠将红色慢慢褪去的铁具浸到水桶里，发出“啧啧”的声响，随即一股白烟升腾而起。在父亲的眼里，这是被化身成铁匠的天使们锻打出来的。每天收工回家，父亲都要叼着烟到铁匠铺里走走，看看熊熊的炉火，火星飞溅，敲击声此起彼伏，铁块浸入水中白雾腾起。碰到合适，有可下酒的小菜，铁匠常邀请父亲一起对饮。

果然是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倏忽之间，庄稼又一次变黄，尽数被收割，铁匠铺门外的小路上已经遍布了落叶。这个筵席就要散尽，并不是因无铁可打生意萧条。

一日，小铁匠在走村串户送打制好的铁具后消失了，天色向晚也不见归来。老铁匠慌了神，拉锅煮饭时，发现锅里留下一字条，方得知小铁匠已追寻梦想去了。老铁匠先是站着哭，再去蹲着哭，又出到门外哭，如此反反复复，直到泪水打湿了他手中的铁锤。但这被泪水打湿的铁锤并不能让他上天入地，反而让他看见了更深的无奈：他的铁锤可以铸造各种铁具，却不能塑造儿子接替他的祖业。

老铁匠单打独斗终究不是长远之事，不得不回乡另谋生路。父亲明知别后再无见面之日，既不可能同生，也不可能同死，但并不影响他与老铁匠义结金兰。几番作揖，又几番鞠躬，几杯热酒下肚，他们用大舌头话别。父亲踉踉跄跄，在夕阳下将老铁匠送往渡口，过河赶乘那趟途经湖南回贵州的火车。

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此别，父亲与老铁匠至死也未再谋过面。

在翘翘街乍见“廖铁匠”，勾我忆起已离世十五年的父亲，还有他的义兄老铁匠。一阵身心激越之后，流出眼眶的泪水又自动返回了眼眶，痉挛不止的身体犹如一块烧红的铁块，然后慢慢冷却下来。我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凭吊客，正在败落的遗址里寻找自己的至亲。最终，我没有上前与老铁匠套近乎说家常，只是将手机递给同伴，拍下我与铁匠的合影，然后匆匆离去。

真是神赐的机缘。初冬时节，我有幸到侗乡采风。

进入贵州肇兴侗寨，有一种平静闲适之感。与凤凰古城、丽江古城不同的是，这里的游客不多。宽阔的街道上，行人很是稀少。镇子里的舞台正上演舞台剧《珠郎与娘美》。此前，我曾在广西侗族作家杨仕芳的长篇小说《白天黑夜》里读过这个故事。珠郎与娘美凄婉的爱情故事，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侗乡，是一部深受侗族人民喜爱的传统侗戏作品。它在侗族地区的传唱度，不亚于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。

当近距离地看到“珠郎”与“娘美”时，我还是震惊不小。之前在书上读到这个故事，此时在侗寨似乎化成了一个具体可感的真实存在。风无边，水无界，历史虽然太过久远，但这样的故事仍能激起情感波澜。热爱生活的侗乡百姓仍在传诵着这样的动人传说。相对于成王败寇的政治游戏，唯有爱情才是不朽的。

想必，这就是侗乡为我们融入它的主题而精心准备的一个序篇吧。

夜宿肇兴，一觉无梦。住的是木楼客栈。早晨醒来，信步闲逛。但见绿芭蕉，鹅卵石小径，卖糯米饭的大娘，提着饭桶赶路的孩子。遥遥的，有“刹，刹，刹”捶打声敲击耳鼓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密，最后似乎有人在指挥，有规律地此起彼伏。

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脸色白净面容姣好的女子，头上绾着发结，一把梳子插在发结上。她坐在廊檐下，一卷黑色布匹摆在一块大青石上，她一丝不苟摊开，然后捶打，槌起槌落。关于蜡染的知识，我略知一二。侗族妇女自己制作侗布，用自种的靛蓝草叶加石灰制成染料浸染三四次，每次染后清洗晒干，布变成深蓝色，再用靛蓝继续加染多次，布便呈现出透青带红的颜色；将布晾干后叠在一起，涂抹蛋清并用木槌反复捶打半个多月，直至侗布被捶打得闪闪发亮。

好奇心的驱使，让我好想体验一下捶侗布的感觉。于是，借步上前搭讪，小声提出请求。不曾想，正抡着木槌的女子的脸“刷”一下红成一片。我为自己的冒昧和唐突，脸也迅即跟着红起来，并发热，发烫。

脸红的频率，于我，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少了？从小学到中学，我是一个很害羞很容易脸红的人，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。并不是怕什么，内心深处反而有种超脱的自信。但终究是怕的，这种怕其实是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。比如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，那是内心深处的不忍；比如担心自己的表现让人鄙夷，那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后来，我进城工作，很长时间难以克服脸红这件事。我无比讨厌这张脸，觉得这是不成熟的表现。我努力让自己变得老道，于是，常常故作深沉，装出无所谓的样子。装终究是装，一戳即破。多年过去，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脸红之时：在回乡的绿皮火车上，我为哭闹的孩子四处讨水喝；在乡村小学，年迈的奶奶给我送来青菜和野果；第一次上公开课，老师的点评……这些时候的脸红，不是看轻自己，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。

好几次，我偷偷去照镜子，看着自己的脸，上面涂满青春的害羞。多年后，因常在人事稠密的地方厮混，即便如坐针毡手足无措之时，自己的脸很少再红一下。我常常丢弃了害羞，去斥责，去争辩，去高谈阔论，去滔滔不绝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才觉得自己是成熟的。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少年到中年，我的脸不再容易红，遗失了脸红，似乎也遗失了青春和害羞。我的脸皮不知从什么时候